易變體義

一

易變體義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易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易變體義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變體義十二卷宋都絜撰絜字聖與丹陽人紹興中官吏部郎中知德慶府絜父郁字子文嘗為惠州教官平生留心易學絜因以所聞于父者為是書大旨謂卦爻辭義先儒之論已詳故專明變體今考左傳

載周易諸占所謂某卦之某卦者凡十事似乎因其動爻隨機斷義不必盡易之本旨然王子伯廖論鄭公子曼滿稱其在周易豐之離游吉論楚子稱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荀首論邲之戰稱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蔡墨論龍見于絳稱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

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云云皆未嘗卜筮而咸稱變體知古來周易原有此一義矣但古書散佚其說不傳而絜以義理揣摩求其崖畧其中巧相符合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堅氷至則曰此坤之復也月令孟冬水始氷仲冬氷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則堅而難泮故爻曰履霜以坤為十月之卦又曰堅氷至者則變體為復乃十一月

之卦也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則曰此家人之既濟也褋卦曰既濟定也象曰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誠孰敢不聽父子夫婦兄弟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無事而定矣故變體為既濟而曰有孚威如反身之謂也如此之類皆不事傅會而自然貫通立義亦皆正大亦有涉于牽强者如家人六四富家大吉

則曰此乾之同人也自道以觀身家皆為我累而況富乎其有家也姑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家為累也其家之富亦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富為累也葢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為中人法凡如此類則務為穿鑿以求合乎卦變之說而義亦不醇又多引老莊之辭以釋文周之經則又王弼韓康伯之流弊一變而為王宗傳楊簡者矣然宋人遺籍傳者日稀是

書雖瑜不掩瑕亦瑕不掩瑜分别觀之以備
言變體者之一家亦無不可也宋志作十六
卷玉海引續書目曰自乾之姤至未濟之解
以意演之爻為一篇凡三百八十四篇馮椅
易學附録曰都氏易先以理而次以象義每
卦終又有統論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爻義皆
分載于各爻之下而無所為卦終之統論與
玉海合意應麟所見即緝永樂大典時所據

之本非其全矣今永樂大典又缺豫隨大畜
大壯睽蹇中孚等七卦及晉卦後四爻謹裒
合排比編為十二卷又其書單明爻義不及
彖與大小象故經文亦不全載從絜之舊焉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大易如天地其中無所不有顧學者取之如何耳取諸象則為象學取諸數則為數學取諸辭則為義理之學取諸占則為卜筮之學雖各名一家要之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乃可為善學者西漢趙賓說箕子之明夷曰箕子萬物方荄滋也持論巧慧易家皆以為非古法用是不見信近世侍講林瑀作會元紀用天子即位之年傅會易卦以推吉凶賈魏公疏其不經罷之是皆

專任私智不師古始使其說得行害道甚矣都君聖與之易其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者乎易曰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春秋左氏傳考之當時援引爻辭與夫推測卦變者皆不言六位必曰某卦之某卦夫推測卦變其如是固宜而援引爻辭亦如是者盖言六位則體常曰某卦之某卦則畫變也聖與之所原本在此然爻辭之合于變體者先儒畧焉聖與始演為一書凡三百八十有四義古人之底蘊

盡取而發明之嗚呼可謂善學也已矣書成獻之于天子又鋟板而傳之且屬余為之序余善其原本于古人而無襲蹈之跡發明以新意而無穿鑿之見也故序之

紹興二十九年冬至日贛川曾幾序

余早游學校與易家者流談其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與夫繫辭至襍卦并為一談曰此神也此道也此體用也此德業也鑿空駕遠棄實隳真望其貌雖超然若不可把叩其中乃空然初無所有繫風捕影卒以自

欺小則不足以治心修身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其誣易也甚矣後予至京師見先生長者論大易之説乃一皆歸之人事仁義陰陽剛柔蓋一體而無間焉乃知夫仁義即天地之道也其於六經之旨歸乃無杪忽之差吾儕友都聖與一日示余以所傳易且曰嗚呼余尚忍言之耶昔絜先君子言行為一邦師法服習六藝而尤邃于易某比訓傳談易之義乾坤之氣天地之形六子之用三才之判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其于爻變也某

不先于辭而先于理以為卦爻大彖適與理相當者聖
人則有辭以繫之彖爻之辭未畫聖人又為傳六十四
卦之後以明之一章示賢人也二章示君子也三章戒
衆人也四章言聖人體用之道也說卦論八卦之理序
卦論六十四卦之序襍卦論六十四卦之用又曰此絜
所閘于先君子也輒拾其遺說而為之傳嗟乎其深思
旁取如此亦已勤矣異夫前所謂神道體用之說者故
余竊有取焉且求余為序余故摭其所得于易者而叙

之因退而攷其先公世爲丹陽人諱郁字子文終恵州
教官云紹興乙亥四月旦范陽張九成序

自序

潛龍之辭非姤之正體也乾初九所變而屬于姤是乾之姤而已黃裳之辭非比之正體也坤六五所變而屬于坤是坤之比而已自乾坤而下莫不如此不然則乾九二所變何以謂之其同人九五所變何以謂之其大有而董因之筮晉文六四不變何以言得泰之八魯史之筮穆姜六二不變何以言遇艮之八乎夫自乾之姤以至未濟之解宜皆若此而其義則不可一言盡若古

筮史所言雖傳之簡册而或襍以互體或推諸五行或源本陰陽之流或傅會占者之事或揆度一時之宜其說豈不或中而不皆合義文周孔之本意愚以顓蒙之資被過庭之訓幼習句讀長聞崖畧而身襲儒服義學是主年踰知命嘗爲說以記所聞而今老矣幸若天誘其衷復有變體之說凡數萬言姑集成編以俟君子之深于易者而折其當否焉

登對進書劄子

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五日臣世業箕裘誦習義易往年嘗進說義仰冒天威上賴聖慈寛其譴責又嘗竊謂古人即卦爻之變體而引用爻辭者見於左丘明春秋之傳如晉史蔡墨即乾之姤與其同人其大有其夬引潛見飛亢之辭以至鄭游吉等引復之頤師之臨豐之離而各指其爻辭之意若夫初上中爻九六所居則未嘗一言及之臣乃妄意爻辭所繫必協變體之義於是試

以某卦之某卦之爻而推其所繫之辭見其辭旨與變體協因演其義爻為一篇凡三百八十有四蓋謂易宜有是一家之學寔蔡墨等啟之也雖臣三隅之說寸長尺短而墨等一隅之舉似不可棄是用繕寫釐為八冊因輪面對不避斧鉞之誅齋詣東上閤門聽候聖旨投進伏望陛下體易之廣大而與人為善恕臣之狂簡而謂言志之何傷略晚學之謬言而廣古人之至論斷自

聖裁而去取之豈勝幸甚取進止四月日左朝奉大夫

尚書吏部郎中臣都絜劄子

易變體義卷一

宋 都絜 撰

上經一 乾至蒙

䷀ 乾下乾上 乾

初九潛龍勿用

此乾之始也而爻辭云爾者蓋以聖人之道當潛藏之時雖小有遇亦不可有為蓋乾之始者始之初六而已非多譽之二多功之五也若孔子之聖固足以

大有為於天下而際可之仕遇衛靈公而已公養之仕遇衛孝公而已其見行可之仕於季氏若有所遇然特見其行可而終不足與有行於是而有為則枉道干時莫甚焉故變體為姤而有勿用之戒然姤之本體柔遇剛也故云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是爻乃以剛變柔故為乾之姤而云潛龍勿用則與姤之本體異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此乾之同人也而爻辭云爾者蓋以二五之德言之
其九則同而以位言之二五則異故二爻不以陰陽
相應而應之以同德以九應九而有同无異蓋以德
言也若夫以位言之則居上者為下所同在下者必
同乎上故九二離潛而見龍德正中上同乎五而有
利見大人之辭九二上同乎五矣五乃下同乎二故
言飛龍在天而亦曰利見大人大人者二五之所同
也曰飛曰見者二五之所異也唯二同乎五而後五

同乎二故變體為同人而同人以六二為主六二自下體之中應上體之乾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也文言亦以水火之於濕燥雲風之於龍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象二之同五而五同乎二變體為同人其謂是歟然同人本體言賢人衆人之事而乾之二五則大人之同也此其所以為乾之同人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乾之履也而爻辭云爾者蓋終日乾乾夕惕若而雖危无咎若所謂履虎尾不咥人亨也履之成卦以六三為主蓋人道之患若虎之能咥而涉世之患若履其尾之危也唯外以柔説而上應乎乾則慎之至不見咥而亨焉乾雖主言天道而爻兼三才故三與四為人道而三以重剛過中尤為多凶之地若履虎尾而將見咥也然未離下體不敢自肆故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於是雖危无咎是猶虎之不見咥而亨也

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然履之本體言涉世之患人道之所同也若乾之九三則言聖人通乎天道已不憂矣而俯同乎人者如此其慎也故爲乾之履而與履之本體異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乾之小畜也而爻辭云爾者蓋乾君道也故或躍而進乎上小畜臣道也故在淵而退乎下小畜者臣畜君之卦而臣道之盛也位至於四尤近君而多懼

之地雖躍而上不可以不下故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也雖躍而進不可以不退故曰進退无恒非離羣也
然乾本君道而位居四故躍而上有飛之道焉小畜
本臣道雖位至五猶為臣也而況於四乎故守在淵
之義而已然則乾之九四本若舜避堯之子禹避舜
之子而未踐位之時也至於變體為小畜則若伊尹
之於商姬旦之於周終於臣位而已且小畜之大臣
有臣道爾而乾之為臣者則有君道焉乾之小畜蓋

以君道而終臣位則與小畜之本體異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乾之大有也而爻辭云爾者盖乾天下之至健人君之道也以剛健之德居九五之位欲其不至於亢者无他焉濟之以柔屈已逮下而已若夫大有則以柔德居尊下賢者而有之之卦也厥孚交如而下應乎二者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而為大有之主也乾之九五剛不過中則濟以柔克之象而其變體所以為

大有故以九居五則飛龍在天矣變體為大有所以下見九二而曰利見大人也夫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故九二自下體而上見九五得同人之變體蓋同人之成卦以二為主故也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故九五自上體而下見九二得大有之變體蓋大有之成卦以五為主故也然大有之本體一於柔而已若夫剛而濟之以中得以柔下賢之義則為乾之大有而與其本體異焉

上九亢龍有悔

此乾之夬也而爻辭云爾者盖自一陽來復至五陽為夬又進而不已則剛長乃終而為乾六陽為乾則純粹精矣以人道之盛時言之則所謂莫不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也道之升也時之隆也而至於比可謂極矣人君於是或自滿而不知戒或自高而不能謙則謂天下无小人而失功成不居之道違居德則忌之戒焉然乾之數九九則能變故有用九之

義而變體為夬夬之所以言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者蓋夬之決小人非一人之功也與衆君子決之則羣賢預有力焉及小人既去而人皆好德有士君子之行其可自以為德而不忘勢以待之哉此乾之夬所以言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然自夬而進為乾者言道之長而以盈為至也乾而變體為夬者言德之謙而以盈為戒也以盈為至則曰剛長乃終以盈為戒故曰居德則忌居德則忌則近於亢龍之悔矣

不以徳自居則近於見羣龍无首矣且夬之時一小人乘五君子之上君子協力以決之然後純陽而為乾乾而復變為夬者欲人君无忘夬之時也苟謂天下已无小人而啟寵以納侮惡直而醜正不逺佞人而用憸人則小人復進矣乾變為夬其義如此亦猶泰而繼之以否既濟而繼之以未濟者乎然自五陽而欲進於六陽者夬之本體也自六陽而復變為五陽者乾之夬也變體所以異於本體者如此

䷁ 坤下坤上 坤

初六履霜堅氷至

此坤之復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霜象陰之始凝氷象陰之極盛而復之為卦仲冬之月也月令孟冬則曰水始氷而仲冬則曰氷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則堅而難泮矣然則履霜言坤之初六而堅氷至者言復之變體也且火為陽水為陰氷霜皆水蓋陰象也自午至戌五陰而後霜乃凝焉六陰而後水始氷焉然

必變體為復而後有堅氷之象者仲冬之月時為正北水莫盛焉非若西北乾位於五行為金而已且西北純隂既无陽矣純隂无陽則孰以隂盛為不可哉陽兆而薄隂矣乃来復於正北一陽方萌五隂猶盛既有陽以别之矣然後知堅氷之為隂也然復之本體主言陽之既來坤之變體主言陽之方生則所謂坤之復者又為復之始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比坤之師也而文辭云爾者葢比爻言直方大又言地道光葢畫地道而爲域中之大也文言稱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君子體坤而畫臣道矣葢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不習无不利而不疑其所行則臣之道也而其變體爲師者以其不習而无不利故文武兼資而備將相之才入相出將无自而不可矣古之六卿居則爲六官之長及其用師則爲六軍之將周公之東征太公召公之分陜皆由比道故坤之六二畫大臣

之道乃變體為師而爻辭如此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而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然而又言我戰則克克者蓋所謂不習无不利其與此同義乎然師之成卦以用兵為主而是爻則言盡大臣之道而行軍用師之法皆其餘事故為坤之師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此坤之謙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飾智以驚愚脩身以

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非所謂謙也唯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善矣而無伐善之累美矣而無自美之態盛德之容貌若良賈之深藏此含章之德所以有地中有山之義而變體爲謙也況臣之事君待唱而後和用此道以從事然後能安臣之分矣故始也待唱而不敢先其事終也歸成而不自有其功雖人臣之所當然是亦素體謙德之柄而施于君臣之際者能爾也盖六三柔過乎中非可正之道而未離下體

於德為謙故變體之辭如此然謙之本體稱物平施
而无所不用其至是爻則言臣之含章待倡不有其
成故為坤之謙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此坤之豫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坤至六四閉戸於酉
矣以言賢者窮處默而不語之時故有括囊之象焉
然和豫以通者衆人之所同而窮亦樂者賢人之所
獨六四以陰居陰靜而不失其正窮亦樂之象此變體

之所以為豫也唯其括囊則閉其言而不出藏其智
而不發故於是乎无譽然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
則於是乎无咎无咎則不以人非之而害其樂也无
譽則不以人與之而易其樂也无咎无譽而其樂无
益損焉則其為悅豫可知矣故曰括囊无咎无譽然
豫以順動而成悅豫之效故以雷出地奮為象而先
王法之以作樂崇德是文則以六四陰靜而正雖窮
亦樂故為坤之豫焉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五黃裳元吉

比坤之比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比輔也言下順從也而坤為臣位至六五疑其太過不能盡臣道然以柔居中故能正位居體仍執臣下之禮以上比其君焉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蓋五比為鄰而臣者君之鄰鄰比以輔其君者也比之九五顯比之主也而坤之六五黃裳之臣也黃者中之色裳者下之服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君臣之道

也臣道譬裳則君道如衣上下相成不可胥失故衣而不裳如君之不用其臣裳而不衣則猶臣之不比其君唯衣以覆其下而裳以承其上然後爲順故曰衣裳則順矣乎衣裳順矣而坤亦至順坤道之順所以承天也唯居高位而柔不過中者乃能盡之故曰坤道其順乎而比亦以下順從爲義比變體所以爲比而有黄裳元吉之辭也然比之本體言臣民莫不順從以至不寧之遠方莫不來比是爻則主言大臣

以順比其君故為坤之比而與其本體異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此坤之剥也而爻辭云爾者蓋五陰變一陽謂之剥而六陰以純謂之坤書曰剥喪元良蓋小人變君子謂之剥然則剥之者小人而被剥者君子也坤既六陰成矣乃變為剥則五陰在下而一陽在上者陰盛則入衰既往而屈矣陽窮而更生乃方來而進焉故向也亂之未極則小人剥君子而未艾今則民厭亂

而思治矣乃君子是戴而小人是剝也夫小人每以剝喪君子為事乃被剝廬之禍者出乎爾者反乎爾也蓋純陰為坤而陽乃始焉然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龍本言陽之變也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血本言陰之傷也方君子小人勝負之未分則若玄黃為天地之雜及乎小人退而君子進則有天玄地黃之辨焉故坤之上六變體為剝而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而繼之以用六利永貞也然剝之本體言小人

方盛乃君子遇剥是爻則言陰極生陽亂極思治小人盛極而君子復進故六陰既極復為五陰而一陽乃為坤之剥焉蓋與剥之本體異矣且乾之夬自純陽无陰而一陰居上欲觀此者无忘除惡未盡之時所以戒君子坤之剥自純陰无陽而一陽居上欲闚此者知畏長惡弗悛之禍所以戒小人然則坤之剥與坤之復其五陰一陽何以異乎曰復之一陽在初則以時言也剥之一陽在上則以位言也

䷂ 震下坎上 屯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比屯之比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屯有阻固之義比有親比之義左傳所謂屯固比入是也康屯之主當險阻艱難之時有還定安集之道以貴下賤而天下莫不來比則得民而為天子以封建諸侯使小比大大字小而共治之矣初九以至剛之才居一卦之下與四相應為羣陰之主以盡覆人之道而天下莫不事

之其象如此故為屯之比有利居貞利建侯之辭蓋
利居貞所以言屯而利建侯所以言比也比之象曰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初九之所謂
建侯指比之變體可知矣武王大賚於四海而萬姓
悅服乃列爵分土垂拱而天下治盡此爻之義也昔
畢萬筮仕盖遇是爻而史告之曰公侯之卦其以比
歟雖然能康天下之屯則封諸侯矣畢萬不能康天
下之屯則為諸侯可也故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畢萬命名之祥亦諸侯爾然則卜筮之法所遇之卦必惟其人必稱其事通其變以言之然後得焉且顯比之主天下莫不比矣屯之比則自屯而比特為比之始焉故於初九言之而與九五之顯比異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此屯之節也而爻辭云爾者屯固勿用有攸往而節又有止義然節之為止與艮異矣艮如山焉蓋自止

也節以制度則節之而後止也六二當屯之時有乘剛之難故曰屯如邅如自卦爻當體言之也體震應上有乘馬之才而處靜待時有班如未進之義則節其外而其跡止矣以柔近剛有婚姻之情而以陰居陰有守正不字之義則節其內而其心止矣故曰乘馬班如女子貞不字此自變體言之也然屯之六二即節之九二也九二前無陽爻為之難而以不出門庭為失時之極六二雖正應在五下比乎初而初為

康屯之主宜違變以從之故曰十年乃字然始不守
正求而字之則干時而犯義不足以有行唯始於守
正而後終於反常則可矣此又屯之終而節之所以
亨也且屯者非常之卦康屯者非常之主故其義如
此與他卦之立本者異矣然節以制度理所當然非
為屯也是爻乃因屯而後節以止之至屯之終又復
反常而有行故為屯之節而與節之本體異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此屯之既濟也而爻辭云爾者蓋經曰既濟定也莊
子曰相忘於道者无事而生定蓋所謂未濟者以有
所求也求其所不可求未濟也求之而非其道未濟
也求之而不可得則莫之濟矣若夫物物皆舍了无
所求則在我自足无欠无餘既未始往求以勞其外
又未始營求以擾其内亦无求之不得之悔焉則无
事而生定矣在屯之時尤當如此所以六三變體而
為既濟也蓋六三之於上六非正應也此不可求也

不度而徃則求非其道者也如是則求之不得矣故
曰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此自本體言之也然六三
雖過中而居陰雖體震而未離下體君子之知幾能
不求而舍之象也故曰君子幾不如舍此自變體言
之也然既濟本體之義柔正而位當上下相應而无
不濟是爻則以在屯之時无所求而自足故為屯之
既濟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比屯之隨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六四才稱其位則乘馬之象行非其時則班如之象此言遇屯之初也然康屯之主乃其正應於是自下以求上自陽而求陰彼既求矣然後往而從之則動而說隨而變體之義可見蓋不待求而往非隨也所求非其人非能隨也求而不往又非所謂隨也隨唯康屯之主自下而来求然後往而隨之則去就之義明矣隨之九四亦曰有孚在道以明蓋與此同義歟隨之本體曰剛来下

柔動而悅隨則始於班如以有待人主自下以來求然後往而從之故為屯之隨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此屯之復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方屯之時民苦憔悴未被膏澤若陰盛陽微雲雷而未雨也變體為復則若一陽方生而未能澤物者故有屯其膏之辭焉然夫子釋之以施未光者陽可以澤物方萌而未能也不以是為貞而征焉則進而為臨又進而為泰又進

而爲大壯則雲行而雨施雷動而雨從作解之功成而施乃光焉自君道言之君子德施宜普而言施未光者庶幾改之之謂也苟不以是爲貞則上施光矣且陽爲大陰爲小故自天道言之陰以吝嗇爲正可也陽則異於是自人道言之有司以吝爲正可也君子則異於是所以謂小貞吉而大貞凶者其以此歟夫屯者物之始生也而復則萬物潛萌之時自剥而爲復則進而出之序若夫自屯而爲復則退而入之序

故有屯膏之辭而為屯之復盖與復之本體異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此屯之益也而爻辭云爾者盖上六居屯之時乃以柔居上而乘九五之剛於是猶有待焉則衆所不與而傷之者至矣其能免乎屯耶既已至此矣方且泣血漣如哀痛而自怨將以求益亦何及哉故變體為益言欲求益而終无益也其辭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則終无益可知其變體為益之上九亦曰莫益之

或擊之義蓋相類矣夫自損以求益益之義也是爻以柔乘剛居屯之極將以求益而終无益焉故為屯之益而與其本體異矣

䷃ 坎下艮上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此蒙之損也而爻辭云爾者蓋經以緩必有所失然後受之以損而孔子曰損者三樂又曰損者三友然則損者益之反也夫天降生民倥侗顓蒙發於初恐

其聰明不開也而利用刑人恐其恣于情性也訓之
於理如此者畏其在已之三樂因三友以致其損也
若夫用說桎梏以往則无以收其威矣於是所趣必
不正所行必不慎行諸已者必有驕樂佚游宴樂之
好焉同乎人者必有便僻善柔便佞之匹焉比變體
之所以為損而有往吝之辭也夫損之義不一蓋有
因緩以致損者是文則言因蒙以致損故為蒙之損
而與其本體異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蒙之剥也而爻辭云爾者山附于地而下苟不厚則剥之所以起剥自下起而剥之不已則宅之所以危故剥床之漸自下而起而安宅之效亦自下而積焉包蒙則言凡幼少者莫不懐之矣而納婦則言凡柔弱者莫不助之矣是皆厚下之道由是以固其國則猶子之能克其家也臣之事其君猶子之事其父臣之任其國猶子之任其家也凡幼少者莫不懐柔

弱者莫不助以是佐其君而固其國則厚下安宅之
義于是乎在故變體為剝而有包蒙納婦克家之辭
焉夫剝之本體言下不厚而致剝蒙之變體乃言包
蒙納婦而不致于剝故為蒙之剝然于山附于地之
象而言厚下安宅則與見不賢而内自省同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此蒙之蠱也而爻辭云爾者風落山為蠱蠱之為言
壞也為女子者苟所見不明則所守不正一見可從

而遂失身以從之則禮義亷耻之俗壞勿用此義而
取女則可矣故變體為蠱而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
有躬无攸利以學者之事言之其象則見善不明所
適非正下喬木入幽谷倍師易學而見棄于君子之
門者歟此六三以不正之陰有趨下之性與九二非
正應因近巳而悦之之象也蠱之本體以剛上柔下
不能變通趣時而為蠱是爻則蒙而不正為風俗之
壞而為蒙之蠱則與其本體異焉

六四困蒙吝

此蒙之未濟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有餘者可推以濟物而不足者賴以濟焉此陰之乏所以待陽而後饒月之闕所以遡日而後盈而人之倥侗顓蒙者必資乎師而後明也楊子曰侍君子者晦斯光窒斯通辱斯榮敗斯成如是則學者不足賴師之有餘以濟矣苟困而不學未濟也苟模不模範不範友不勝已此非其人亦未濟也蒙之六四以陰居陰承乘皆陰而

所應亦陰陰虛以晦无陽以資之則困而不學又闕師友之益者也故變體為未濟有困蒙吝之辭而夫子釋之曰獨遠實也雖然昭明之性本原自若今雖困蒙尚可教也猶庶幾乎有濟焉非終于不濟也此其所以為未濟然未濟本體以事言之是爻則言人性之蒙者既不能資諸己又无以資諸人故為蒙之未濟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五童蒙吉

此蒙之渙也而爻辭云爾者蓋人方蔽蒙則茅塞其心而未開陷溺其心而未達猶險阻之為難也唯恭其貌順其言而後學而至于哲哲且聰矣然後若氷之釋如難之散于是思而至于睿睿而至于聖則損實為虛致虛為明而无所不通也此學之所以為王者事也故六五以柔中盡童蒙事師之禮以下求九二之剛中變體為渙有童蒙吉之辭而夫子釋之曰順以巽者序卦曰巽入也入而後説之故受之以兑兑

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蓋順以巽而入之然後義理足以說我心既說矣則茅塞陷溺之蔽散此又童蒙順巽而變體爲渙之義也然渙之本體主時之險難言之而蒙之渙則主性之蔽蒙言之此其所以異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此蒙之師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性之不明教之不率至于扞格不勝而終于昏迷不恭昏迷之甚則爲寇

之所不能免故始用榎楚以擊之終用戈兵以禦之是爻之義如此故有師之義而有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之辭焉夫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然後盡行師之義是爻所主攻昧而已故為蒙之師而與其本體異焉

易變體義卷二

宋 都絜 撰

上經二 需至小畜

乾下坎上 需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比需之井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邑有遷改而井未嘗改故无喪无得井為德之地而往亦井来亦井也夫當需之時自宜居易以俟命而不仁不可以久處約

處約而不能久則必改操而失常矣得井之道則能
常守以持久而不改其操焉故言需于郊利用恒无
咎而夫子釋之以未失常也所謂利用恒言其持久
也所謂未失常者言久而不改其操也健以居初疑
能行而不能止有始而無其終故必以常久戒之雖
然井之體不改而其用則屢遷需雖未進亦有待而
行故需終於利涉大川而大傳曰井居其所而遷焉
然井之義不一而是爻特取不改之義故為需之井

而與其本體異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此需之既濟也而文辭云爾者葢需于沙則視初九為近險故有言視九三猶遠險也故其有言小矣是皆言需之義而已終與三陽俱進則既濟而吉矣夫三陽俱進為既濟而獨于九二言之者何哉葢以剛居下則不足以有濟矣剛過而後勝其任者未濟之時也剛中而後勝其任者既濟之時也唯二剛中有

既濟之才而獨于上无應乃與同體之陽並進焉三陽自下並進乎上而六四出以避之上六敬以待之則既濟之義于是乎在故六四曰需于血出自穴而上六言有不速之容三人來敬之終吉也既濟之世剛柔莫不正小大莫不亨而需之九二乃以陽居陰陽雖能進而陰乃能需焉唯終與三陽並進故爲需之既濟而與其本體異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此需之節也而爻辭云爾者蓋節之為言止也需之下體健而好進況九三剛過乎中迫近于險則為之害者自外至矣然九三雖剛過中未離下體故雖需于泥而未陷于險雖致寇至而未罹其害故變體為節而止不犯難雖寇至而不為害焉此夫子所以釋之以敬慎不敗也夫需于泥而未犯難止諸已也致寇至而未罹害止諸彼也是皆節之義也然節以制度止其縱者之敗禮而已是爻乃以近險致寇而能

需以慎之故為需之節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此需之夬也而爻辭云爾者盖陽宜居上陰宜居下陰居陽之上而陽且衆焉則必為陽所去矣盖需以止而有待為義夬以決而去之為義夫以一陰居五陽之上五陽決而去之其去也速矣是之謂夬乃若以一陰居三陽之上三陽決而去之其去也緩是需之夬而已五陽之去一陰也易而速故孚號之可也

三陽之去一陰也難而緩故需以有待見傷而後去焉蓋血言陰之傷也穴言陰之宅也需于血而後順以聽乃出自穴以避之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需之泰也而爻辭云爾者蓋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然則道備者宜養人而道不足者宜養於人九五剛健中正道全而位尊彼上下皆陰德位不足此宜養人而彼實賴之故有

需于酒食之象焉夫酒能養陽故陽不足而資之食能養陰故陰不足而資之葢以善養人而人資以養之象也酒食以養之則心志安泰而氣體從之矣以善養之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中人以上莫不好德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矣此變體之所以為泰故爻辭云爾而夫子釋之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然泰之本體三陽既泰矣无所待也是爻則言九五有養人之道而天下所待以養得其養而後泰故為需之

泰而與本體異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此需之小畜也而爻辭云爾者葢陰為小陽為大小畜者以陰畜陽以小畜大以寡畜衆之卦五陽一陰以六四為主而其彖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也需之上六以一陰居羣陽之上而與下體三陽需時乃進至需之終然後自彼而偕来上六雖居其上非分之所宜然坎變為巽則能屈已而下應之故以

一陰畜三陽變體為小畜而其辭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也蓋客言自彼至也不速言有待而後進也謂三陽為客而上六敬以待之則主人之義也且以一陰為五陽之主而五陽者无所待而進也故為小畜而已若夫以一陰為三陽之主三陽者待時而後進故為需之小畜焉此變體之所以異歟

䷅ 坎下乾上 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比訟之履也而爻辭云爾者蓋自道德之失三變而後有禮我以禮為治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矣故出禮必入刑而訟所以不可已也履之為言禮之見於所行者也從其所當從是之謂禮從其所不當從宜禮也哉訟之初六正應在四禮所當從也九二近而為之難非所當從者乃不得已而小有言以辨之然後捨近已之二而從正應之四是從之直而當于

禮者也然則是爻之所以有訟者无他葢欲由禮而直在我為非禮而曲在彼所欲辨明者如是而已此所以終吉也向使初六不有以辨之則二必以非禮見陵而四必以非禮見責矣我雖未嘗欲違於禮而嫌疑之閒其可嘿嘿而已乎然履不必有訟而訟因乎非禮以非禮有訟而終歸乎禮故為訟之履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此訟之否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否泰反其類故泰
者通也否必反此盖有閉塞而不通之義焉九二當
訟之時據非其應宜見訟于人也反自下而訟上既
犯義矣而理有所不可且犯分矣而勢有所不行如
是而訟其能通而无窒乎故變體為否而曰不克訟
夫往既不能得其志矣歸亦莫敢安其居于是去之
遠而逋焉藏之深而竄焉既逋且竄若鳥鼠然則其
為不通甚矣雖畏人如此僅能无眚而已是皆否之

義也且否之匪人天寔為之矣此爻以訟而致否是自求禍也故為訟之否而與其本體異焉所謂患至掇也者盖自求禍之辭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此訟之姤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訟者時也衆人所同也姤者愚也功臣之所獨也當是之時中爻唯三有應乎上而上亦應之則无應者有訟而有應者无訟也有應乎上則有舊德於上者也上亦應之則食舊

德之祿者也雖以柔從上无剛中正之德然有從上之功而无訟上之跡是臣之遇君以其舊德享其高爵重祿若任敖之在漢是也故於訟之時變體為姤而有食舊德之辭然有過中之跡故曰貞厲无訟上之罪故曰終吉雖能以是從王事然代終而无成故曰或從王事无成比盖六三以柔過中自下應上之象也然姤之本體言柔遇剛是爻則于訟之時獨有從上之德是為君臣之相遇故為訟之姤而與其本

體異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此訟之渙也而爻辭云爾者上剛下險然後成訟蓋下險以爲難而上剛以敵之所以訟也若夫渙則難散矣故說而後散之乃受之以渙渙則何訟之有且訟與渙皆險在下而訟則乾上而健健則不陷於險所以爲訟渙則巽上而爲風風以散之者也所以爲渙變乾之健爲風之散所以變訟爲渙而曰不克訟復

即命渝安貞吉也且九四以才剛故訟以居陰故不克所謂復即命渝亦以陽居陰也四之與二既已交相訟矣終乃聽九五之命而上不加之罪遇九二之逋而下不與之爭初九小有言以辯之則其訟亦不永而終來應則不止乎難之散而有安貞之吉焉然難之生也不同其散亦不一若九四之不克訟復即命渝是訟之渙而已與其本體異焉

九五訟元吉

此訟之未濟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聖王在位天下丕應徯志无思不服則既濟矣何訟之有哉有一不從而問其罪猶為未濟此自聖王之有訟言之若葛伯不祀而成湯問之是已平治之時四方民大和會時靡有爭則既濟矣何訟之有哉不得其平而小有言猶為未濟此自聖王之聽訟言之若虞芮質厥成而文王正之是已九五剛得尊位大中至正天下宜无不從而九二不應且有犯上之罪焉此九五之所訟

而變體為未濟然九五之訟以仁治不仁而已故終
於元吉則非終于不濟也若夫彖之所謂利見大人
雖言聽訟之事蓋主九五之才言之其義亦若訟之
未濟矣然聽人之訟而在我无訟者聖王之常故彖
言材而如彼我直彼曲雖聖王不能无訟者非道之
常也故爻言變而如此夫葛伯之罪湯問之不服而
後征之問之者訟也未征之也訟之不服則征伐之
所不免是皆未濟之義故既濟之始未濟之時皆言

伐鬼方之事葢與比爻相爲先後然比爻主訟言之故爲訟之未濟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此訟之困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剛遇窒而訟剛見揜而困險與揜皆陰也經曰困窮而通困則窮矣而窮者通之反也然則凡有訟者將以免乎困而求通也以訟而求通乃所以致窮况居訟之終非訟所貴者乎葢訟非德所貴也而服所以彰有德上九以訟受

服將以求通也然服不以德乃所以致窮故變體為困而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夫澤而无水所以為困故身之受服所以彰有德也既而褫之則辱矣澤之有水所以潤萬物也既而涸焉則困矣且不以訟而求鞶帶未必不受其賜也唯以訟而得之則雖與而必奪是其以訟而求亨也秖以為困而已此非不幸而困也其所以為訟之困歟

䷆ 坎下坤上 師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師之臨也而爻辭云爾者書曰律乃有民律之為言法也在師有之謂之紀律師有紀律則莫之敢犯故自此言之則有臨下之道自彼言之則有臨敵之勢而其所以正其紀律者尤在於謹其始焉故師之初六變體為臨而有出師以律之辭且師之象曰地中有水而臨之象曰澤上有地蓋無非水者而澤則水之所鍾水鍾于澤一而不散則師有紀律者似之

矣君子法師之象則容民畜衆而法臨之象則曰教
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容保之政必先之以教者盖有
以教之則紀律在其中矣然則師出以律其有臨之
道乎然以上臨下莫非臨也是支則主將之臨其人
與臨其敵言之故為師之臨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此師之坤也而文辭云爾者先王之政文武並用而
為大臣者亦文武兼資故平居無事則在朝為卿以

統比閭族黨之民而奉辭伐罪則在師為將以馭伍兩卒旅之衆衆即民也將即卿也衆已用則復曰民而將已事則復曰卿是爻言在師中吉出而在師也吉而无咎則可以凱旋矣故繼之以王三錫命則命之使復為卿焉將之在師君命有所不受其在朝也則為臣而已臣道莫備乎坤故體變為坤焉然在坤之師則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蓋相出將也周公之東征用此道歟至師之坤則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

錫命蓋將入而相也周公之西歸用此道歟唐之征
淮西也裴度受命以丞相視師其亦合於坤六二之
義至淮蔡既平也乃封國進階以僣官相則又合乎
師九二之義矣以唐視周固不可同日語然其有合
于二爻之義則一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此師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謂察帝所左而左察帝所右而右陟降之際不敢

安也況用師之權官聽于一唯上將軍莫之等倫苟升偏將軍而與之為伍則伍兩卒旅無所適從號令不從而其聽惑其敗績也多矣上將軍者長子似之偏將軍者弟子似之先生為長致一之象後生為弟不一之象然則長先幼從禮也長宜居弟之上矣庸可升其弟而與之同列也師之九二以陽居中其數為一言長子之宜師師者也六三陰而不中其數為二矣乃居九二之上焉是不宜升而升者爾故變體

為升而有師或輿尸之辭焉或言不一而惑也輿尸言敗績也然升之本體總言王侯卿士大夫之升也而是爻則言師之不一故為師之升而與升之本體異焉

六四師左次无咎

此師之解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夫以緩而失者謂不可緩而緩者也若宜緩而能緩則得理之常而未為失也師之六四以陰居陰

而承乘所應亦陰陰之義宜靜而不宜動師之道尚右而不尚左故變體為解有師左次无咎之辭而夫子釋之以未失常也道經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左氏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則所謂左次者止而未動也有解緩之義焉緩疑有咎然緩而當理則可免矣此其所以无咎若夫宜動而止宜速而緩則軍法所謂逗遛易所謂緩必有所失者也其能免咎乎哉然經

所謂解緩者事莫不然而是爻所謂左次无咎者戎事而已故為師之解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此師之坎也而爻辭云爾者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與大事而有功之資也戎為國之大事故曰田有禽然王言作命當無為而用臣下唯遣將率奉辭伐罪可也故曰利執言无咎至於下應九二之陽能使其長子帥師帥者也而六三居九二之上疑使弟子參之而

師不一矣師聽於一則有全勝之道不一而惑則有敗績之道其所以變體為坎者坎之為言陷也有陷者有陷之者長子帥師則以中行而使之當矣必有陷陳之功焉此言陷之也弟子輿尸則不以中行而使之不當矣必有陷没之禍焉此言陷者也變體為坎其謂是歟且坎以二陰一陽而成卦者也二陰則盛矣此為陷之者也一陽則弱矣此為陷者也其才如此非有用師之義也而此文言用師有當否而行

師有勝負故言陷與陷之之義為師之坎而與其本體異矣且師兼坤與坎而後成卦故其彖曰行險而順若夫六二用師而功成功成而已事則行險之事已矣有順之義而已故全體為坤焉六五用長子以師之矣或使弟子以干之則失其所謂順矣徒知行險而已故全體為坎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此師之蒙也而爻辭云爾者蒙之為言暗而不明也

暗而不明則于君臣之分義利之際去就趣舍昧而不知所以為小人之歸而不足以預君子之道故孟子曰智之于賢者性也蓋唯智可以與于賢者則愚之為不肖必矣然則小人之力强而可任雖可用于出車遣戍之時其為德也昏而不明則不可付以開國承家之任小人而任之使開國承家則其昏足以亂邦而其暴至于為冦故師之上六居師之終論功行賞而曰大君有命至於變體為蒙則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盖言小人有功无害于賞而其蒙不明不可用之以開國承家也昔漢祖既定天下賞及蕭何而下彭越黥布之徒亦使之開國乃終為亂其類是乎然蒙之為義言人之性其倥侗顓蒙生民皆然是文則專言師旅之士有蒙昧而昏迷者雖有功可賞而終為小人而不可用故為師之蒙而與其本體異矣

坤下坎上比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比比之屯也而爻辭云爾者屯之初九為康屯之主所以封建諸侯者也比之初六能為人所比人主因而封之者也比初六有孚比之則始比乎人而依之爾充孚之實則反為人所比焉者上下之分未定在下而終來有它猶可也至天下有主而以貴下賤大得斯民則當率其所有之衆以比之如是則下足以庇民而上足以尊主而為之主者還以其所有之民

而封之矣故變體為屯而有建侯之辭所謂吉者蓋得為諸侯之義也夫屯之六爻莫善于康屯之主而是爻則率其來比之民而比之故為比之屯而與屯之本體異焉且屯之比者君道也康其屯以有來比之民而封諸侯者也比之屯者臣道也率所比之民歸康屯之主而為諸侯者也此二卦之義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此比之坎也而爻辭云爾者坎之為言險也陰為險

以陷陽故小人為險以陷君子六二柔順中正君子之象初六有孚比之亦君子之象而六三柔不中正則小人之象也六三柔不中正居六二之外若小人欲擠君子而陷之者也六二以中正之資內而比于初六則小人之險在前不可不避者也故變體為坎而曰內比之貞吉苟舍君子而比小人則與之俱化而自失其中正之道故夫子之釋之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然坎體為險其用為陷莫非險且陷也是爻

則言舍小人而比君子故為比之坎焉

六三比之匪人

此比之蹇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蹇難也夫比非其人本為利也初或利焉而徼幸于安樂然害在其中矣而必以患難終焉志于利而反罹其害志在安樂而患難終之則其傷實多凡以所比非其人故也故變體為蹇而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此皆言小人之道本固自傷而與之比者亦俱傷而不可免也凡此

以象六三應在上六而上六非可比者然六三體坤其位居下而與上皆陰非正應也苟知不可比而舍之亦何傷乎故蹇之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且蹇之為難也以山上有水為象而避就從違在乎行止之際所謂利西南不利東北是也是爻則以比非其人為犯難以取禍故為比之蹇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四外比之貞吉

此比之萃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萃者聚也物相遇
然後聚所謂勞來還定安集者聚之之謂也所謂四
方民大和會者已聚之謂也然民之去就惟賢者是
從故傳有之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史有之曰衆
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惟君子舍不肖唯賢者是比
且與羣賢咸萃同比乎上則弊政既去而萬民無離
散之患善政既行而四方有會和之美矣故變體為
聚而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且自二以上可以言比

四以上可以言萃蓋外比于賢以從上然後為萃則不止乎比而已焉故是爻為比之萃而與萃之本體異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比比之坤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坤之為道順而已矣九五剛得尊位大中至正已無險難之義乃變體為坤則在我者順矣而人莫不順焉蓋以一剛為衆柔之主而六二應之六四承之有克順克比之義故變

體為坤而有顯比之辭雖然衆爻承其下可為克順
克比矣而一爻乘其上有後其君之象乃舍逆取順
而有王用三驅失前禽之辭焉其邑人之順從者則
不待告戒而惟爾之中矣故有邑人不誡之辭而夫
子釋之以上使中也雖然舍逆取順豈所謂成天下
之大順哉然舍逆而勿强之使從是乃所以為順且
天下皆順矣或有不順者乃衆所不容而自貽其禍
蓋其下愚不移聖人亦無如之何則雖一夫之莫從

亦無害于順矣且坤者地也乃順承天者也是爻則以比爲主而下有順從之義故爲比之坤而與其本體異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比之觀也而爻辭云爾者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蓋在我未備則觀其動出于我者在我者備矣觀其動出于彼者如何爾此君子所以无咎也自比之君子言之蓋順者取之吾道足以致之矣猶

有未順者則時使然爾出于我者無慊矣吾如彼何哉觀其出于時者舍之而弗强焉其所以致无首之凶者自取之爾故變體為觀而曰比之无首凶夫觀之諸爻或觀我生或觀其生而比則因其不上比而觀其生以舍之故為比之觀而與觀之本體異焉

☴☰ 乾下巽上 小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此小畜之巽也而爻辭云爾者巽之為言柔而善入

也君心初離于道而未見于事乃欲由道以復之俾
無繩愆糾繆之迹自非柔而善入則有犯分之嫌而
無正其君之益矣豈能无咎哉唯其柔以入之則不
形于迹而正之以心不著於事而正之以道於是得
其正君之志而無犯分之尤矣故變體為巽而有復
自道何其咎吉之辭焉然巽之善入無往而不然是
爻則主言臣之畜君欲復自道者尤在於巽故為小
畜之巽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二牽復吉

此小畜之家人也而爻辭云爾者家人之卦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蓋家人之道固宜以恩勝義而六二為婦道尤當中正而順以巽焉臣之正其君已不能復自道於其始矣至于愆而後繩之非濟以順而巽之道則必過乎中而至于以下拂其上其君必因其然而擠之矣其能無失身之禍哉唯濟以巽順則正其君而不過中乃得其正君之志而無失身之禍焉

故變體為家人有牽復吉之辭而夫子釋之以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然家人之道閨門之恩也小畜之道朝廷之義也朝廷以義為主而欲濟之以恩故為小畜之家人而與其本體異焉夫初九正君於其始故變體為巽而已此不能正其始故變體為家人而又欲順以巽焉過此以往至于九三則健而不巽剛而不中矣又不足以語此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此小畜之中孚也而爻辭云爾者易或以剛為信或以中為信或以正為信小畜之九三剛而正者也以剛不中而畜君非健而巽也故不足以有行而曰輿說輻如是則君臣不和矣故曰夫妻反目其所以不致于凶咎悔吝者以其剛且正而已惟剛且正是其所以盡誠者也故變體為中孚而无凶咎悔吝之辭焉夫小信未孚中孚則信之至也然止而不行乖而不和者以不濟之以巽而已蓋外物不可必所謂君

莫不欲臣之忠而忠未必信也然中孚之道上以格天中以化邦下足以及豚魚是卦以君臣為主而九三有剛正之象故為小畜之中孚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此小畜之乾也而爻辭云爾者乾君道也君道貴乎正而臣之事君亦必正而後行君臣之道皆貴乎正也尚矣故剛柔本異意而上下宜同志唯剛柔本異意故以柔乘剛者必傷上下宜同志故以正從正者

必合六四避柔乘剛之禍而上從同志則足以得君故變體為乾而曰有孚血去惕出夫子釋之以上合志也蓋易之六爻得正者多言孚六四以陰居陰柔而正也九五以陽居陽剛而正也是以皆言有孚焉是卦所謂上合志者以其有孚爾與上合志則所以正其君者得矣此變體所以為乾也歟夫乾君道也所以王天下者也是爻則言與上合志以正其君故為小畜之乾而與乾之本體異矣夫小畜兼健而巽

而後成卦巽言柔以入之而健言剛以行之初在下

卦之初欲由道以正其君宜屈已而用柔者也故言

巽而已四居近君之位欲合志以正其君能資人以

用剛者也故唯言健焉蓋或以巽為主或以健為主

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此小畜之大畜也而爻辭云爾者夫以君畜臣是為

大畜以臣畜君是為小畜此有常之分也不易之名

也若夫從變體言之則小畜之道不能自成必得羣賢而與之並進然後可行矣此古之大臣所以旁招俊乂而列于庶位也然則為臣而至于相近臣之大者旁招俊乂而與之並進則其為畜也亦大矣故變體為大畜而以其剛健中正故曰有孚與四合志故曰攣如五與四相比而四與初相應故曰富以其隣而夫子釋之曰不獨富也且乾元為大而坤特為至乾為大生而坤特為廣然六二能盡地道亦可以言

大而至用六永貞然後以大終焉是則坤之兩文坤道之天爾而與乾之稱大者異小畜之九五臣道之大而與大畜之稱大者異是猶馬之與龍名實本異而八尺以上則馬亦稱龍雖疑出其類而實未離其類也大臣之道其如是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此小畜之需也而文辭云爾者雜卦曰需不進也然所謂不進者其道有二有今雖不進而待時以進者

有不進以止而終于不進者需之本體待時以進若需于郊以至于沙于泥者是已若小畜之需則居一卦之成大臣至此不可復進所謂不進以止而終于不進者也然後有既雨既處之辭焉且需之為言亦有待也小畜至此則君盡其道矣臣位至此實嫌疑之地向使君未盡其道猶當先其辭而獻其可焉今也君已盡其道則可後其事以代其終而已況居嫌疑之地也哉然則小畜之上九所以變體為需者亦

兼取有待之義歟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